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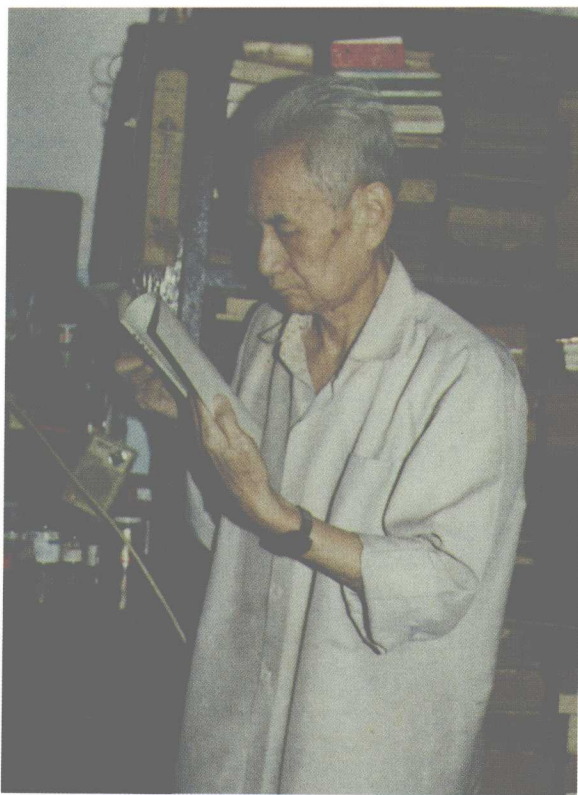
浙江教育出版社

蔣禮鴻集

第一卷



1994 年攝于懷任齋書室



1993 年攝于懷任齋
書室



1994 年與臺
灣學者在一起
攝于懷任齋
書室



1990 年參加浙江省語言學會成立 10 周年年會 攝于杭州



1992 年參加第二屆吳玉章獎領獎 攝于中國人民大學



1993 年攝于懷任齋書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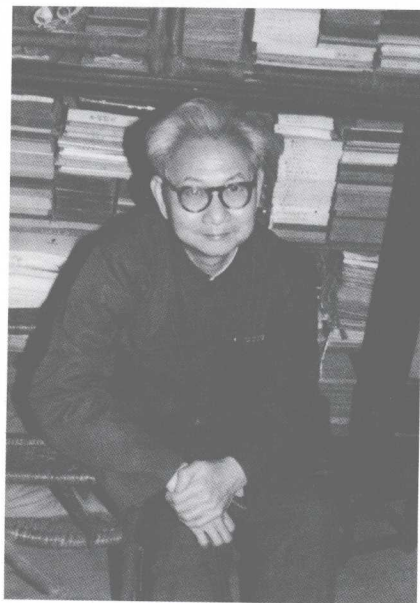
1989 年攝于杭州望湖樓



1989 年攝于杭大新村庭園



1989 年與學生蔣冀騁 攝于懷任齋書室



1989 年攝于懷任齋書室



1984 年與杭州大學同事合影，從左至右：鄔武耀、陳堅、盛靜霞、
蔣禮鴻、倪寶元、吳熊和



1988 年參加四川大學博士
生論文答辯 攝于四川大學
校園



1988 年參加嘉興秀州中學百年校慶 攝于秀
州中學



40年代攝于重慶



40年代攝于杭州九溪



50年代為年輕教師授課 攝于杭州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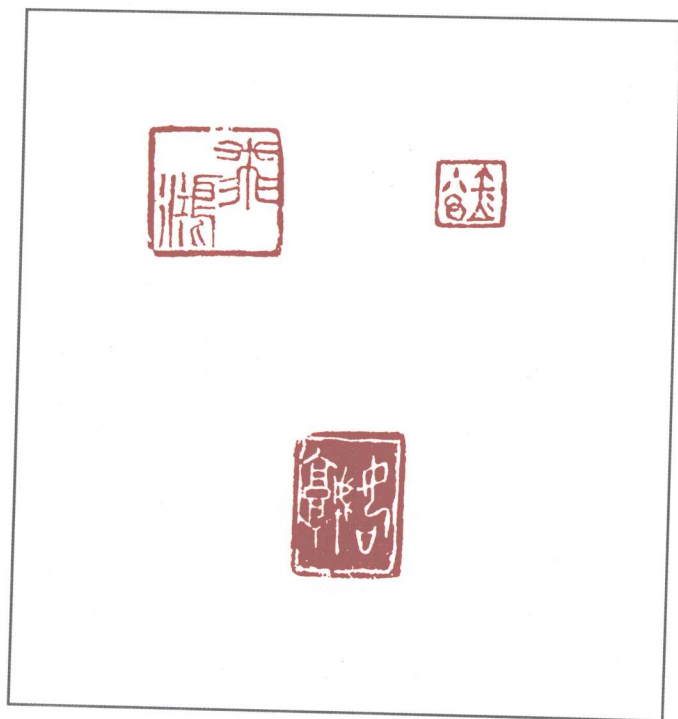
60年代攝
于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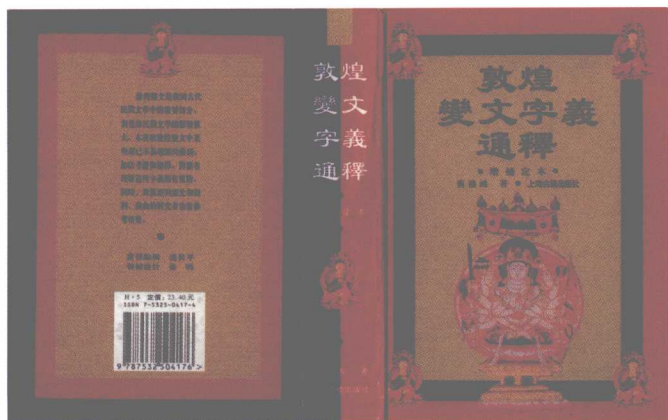
1972年參加杭州大學教學小
分隊 攝于舟山師範學院

飄如一葉出
 空梁進退去
 生尚有餘野
 鶴自安足
 脛亂書猶
 累兩頭驢
 偶然桑下曾
 留宿何用修
 門吏曳裾頗
 覺稔原其
 遠度至今人
 彌絕交書
 東白作口號
 解以補壁
 雲從

蔣禮鴻先生自書詩



蔣禮鴻先生所刻章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不同版本書影

序

徐 復

今年二月，余爲蔣禮鴻教授及其夫人盛靜霞詩詞合集撰序，傾叙生平交誼，猶覺意有未盡，書已刊行，不及補綴。越八月，蔣君之弟子思慕者，集其已刊未刊各稿爲一編，余讀之，精義紛呈，不減當年。嗚呼！蔣君爲不朽矣！

蔣君治學勤劬，非儕輩所及。猶記五十年代末，君開風氣之先，撰《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一書，鑿破混沌，爲曠代之作。一日謂余曰：《燕子賦》中“雀兒剔禿”一語費解，能尋得出處否？余爲檢《廣韻》入聲一屋：“詵，詵詵，狡猾。他谷切。”與禿同音。又入聲二十三錫：“詵，詵詵。他歷切。”與剔同音。詵詵，即變文之剔禿也。蔣君謂《廣韻》“詵詵”，用之賦中，適足寫貌雀兒狡猾神情，是即“詵詵”之用例也。念彼往事，實深懷想。此可記者一事也。

七十年代末，余與蔣君參加《漢語大詞典》黃山會議，會中余作《通假字質疑》報告，共舉八事。蔣君謂余曰：《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血如豆比五六枚”，自來解者多誤，此說足破疑滯矣。余說豆比即豆皂，《說文》：“皂，或說一粒也。皮及切。”取證《顏氏家訓·勉學篇》之“豆逼”，顏氏訓爲小豆，是也。二十年後，余檢《廣韻》入聲二十四職：“皂”與“逼”同爲彼側切。可稱一脉相承，無遺蘊矣。記此爲二事。

九十年代初，余撰《〈陶淵明集〉舉正》，釋《歸園田居》“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云：“餘閒”當爲“餘間”，間謂間隙，亦稱間白。作餘閒無義。文成請君是正。君復書云：“餘字下一字當作半聲，間隙之間爲仄聲，恐不可據。有餘閒者，蓋謂無有煩擾，閒即潘安仁《閒居賦》之間耳。”余定稿中遂刪去此條，以免貽誤。此七八年前事也。近檢阮元《經籍纂詁》，間字亦列上平聲十五刪。間有隙義，共舉《史記》、《漢書》各一例，是間隙之間可讀平聲也。隙，《說文》作𡿨，云：“隙見之白也。从白，上下小見。”又《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白亦𡿨字之義。陶詩斯句當本此爲說。雲天永隔，無以質君，憾何如也？特記于此。

記此三事，以當永念。會蔣君高弟黃征博士來索序，因以貽之。

庚辰九月，于南京師範大學

前 言

蔣禮鴻教授(1916—1995),字雲從,室名懷任齋、雙瓶室。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敦煌學家,浙江嘉興人。早年就讀本縣秀州中學。畢業後考入之江文理學院(後改名之江大學)國文系,受業於夏承燾、鍾泰、徐昂諸先生,深得治學三昧。沈潛文史,兼長詩詞,尤精於文字訓詁與古書校釋。二十一歲時,撰成《說克》一文,已具卓見特識,從此開始了學術生涯。

1937年12月之江畢業,留任助教半年。旋至湖南安化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任助教三年,與錢鍾書、吳中匡同事。繼而入川,在重慶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文學院中文系任講師四年,與吳組綰、魏建猷、王仲榮、管雄等同事。抗戰勝利後,隨中大復員南京。一年後,又回杭州任之江大學文理學院講師。1951年院系調整後,調浙江師範學院(後改名杭州大學),任中文系語言教研室主任。1978年9月晉升為教授,1986年評為博士生導師。兼職有中國語言學會、中國訓詁學會、中國音韻學會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副會長(後任顧問),浙江省語言學會副會長(後任名譽會長),浙江省敦煌學會副會長,《漢語大詞典》副主編,《辭海》編委兼語詞分冊主編。1995年5月9日因病逝世,享年79歲。

蔣禮鴻教授精通訓詁、音韻、目錄、校勘，其俗語詞研究馳名中外，生平著述，凡有下列幾類：

一、訓詁之屬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

敦煌石室發現的變文，保存了大量當時的口語材料。變文語詞，或字面普通，字義有別；或其字其詞，生僻難解。雖經不少名家校釋，但多趨易避難，尤其缺乏對俗語詞的特性了解，很少作規律性的探求。本書特取此類難以辨識而易於誤解的詞語，疏通詮釋，按義類分爲釋稱謂、釋容體、釋名物、釋事爲、釋情貌、釋虛字六篇，並多次修訂，益臻精審。第六版《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收詞條達四百十四條，全書四十餘萬字。作者將變文材料歸納比勘，以唐五代人詩詞、筆記、小說等語言材料相互證發，並從漢魏六朝及宋元明清語言材料上下取證，論述通借，探索語源，使敦煌變文字義中的積久滯礙，一朝貫通，確詁精解，絡繹紛披，開辟了本世紀俗語詞研究的一個新階段。不僅解決了變文研究中長期誤讀和歷來困惑的難點，而且有力地啓動了上自漢魏下及明清而以唐宋爲重點的方俗語詞研究的進程，對漢語詞彙史研究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呂叔湘認爲需有類似《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這樣作品幾十部，方能編成漢語大辭典。徐復認爲此書“鑿破混沌，爲曠代之作”，“久爲治漢語詞義學與語源學之枕中鴻寶”。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稱之爲“研究中國通俗小說的指路明燈”。美國漢學家 Auer Waley、蘇聯漢學家孟西科夫、法國漢學家戴密微等，皆深感從中受益，認爲是步入敦煌寶庫的必讀之書。本書

曾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二等獎，第二屆吳玉章獎金一等獎，1995年榮獲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義府續貂》、《義府續貂補》

作者繼清初黃生(扶孟)《義府》二卷之緒，以“聲近義通”爲綱，從語言角度探索詞義詞源，考究淹通，窮極研幾。全書收詞條三百餘，其中考釋俗語語源，超越前賢，尤爲精到。

《類篇考索》

宋司馬光等編撰的《類編》四十五卷，探討字原、古音、古訓，闡明古今字形演變，爲《說文》和《玉篇》作了增補。作者以影刊汲古閣影宋鈔本和姚刊三韻影印本，“訂正錯誤，比較同異，溯厥根源，補所未及”。由於作者以聲音繫聯，以義訓貫穿，突破字形的障惑，爲文字學、訓詁學增添了新篇章。

《讀〈同源字論〉後記》

作者認爲同源詞比同源字的定名，在理論上更圓融合理；對王力“同源字研究是一門新訓詁學”之說，提出質疑。認爲同源詞研究在訓詁學史上源遠流長，同源詞的兩大分域爲變易(音變、緩急、贏縮)和孳乳(通別、遞轉、對待)。分析同源詞應以聲韻爲經，詞義爲緯。因爲同源詞的存在、孳乳，是從音同、音變(其條例爲旁轉和對轉)表現出來的。本文對漢語同源詞理論有較好的歸納和拓展。

這方面的重要著述，還有論述訓詁學任務、方法、拓展和要籍的《訓詁學基本知識》，“期於聲義會通之旨粗有推衍”的《〈廣雅疏證〉補義》，對《說文》進行匡補的《懷任齋讀〈說文〉

記》，考訂嘉興方言的《嘉興方言徵故》，詮釋語言文字的《懷任齋隨筆》，以及未及匯集成書的一系列考釋敦煌或唐五代口語詞的文章，如《〈敦煌資料〉第一輯詞釋》，《唐語詞叢記》、《杜詩釋詞》、《〈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詞釋》等。

二、古書校釋之屬

《商君書錐指》

今本《商君書》多有訛脫。故錢子厚謂讀《商君書》如斷港絕航，難可通達。1944年作者撰成此稿，曾獲舊教育部學術審議會三等獎。專家評審結論謂：本著作參采訂正今昔諸家之說，並下己意整理古籍，頗稱該備；議論也每有獨到之處；而樸實允當，一洗穿鑿之病，尤為難能可貴，《商君書》殆當推此為善本矣。當時作者年僅二十八歲。1982年重加讎校，編入中華書局所輯《新編諸子集成》。本書博采前賢之說，甄別遴選，匯集衆長；又斟酌《藝文類聚》、《群書治要》、《意林》諸書所引，以微舊文之迹。作者旨在校重貽紕繆，釋晦澀難通，既有校勘上的刪衍補脫、改錯字、明句讀、定是非，又有注釋上的破通假、解字義、疏文義。凡所揭櫫，類皆精覈。

《校勘略說》

本文對校勘與校讎定名進行辨正：前者一般指文字的校正，後者則指以尋求、考辨、評介、分類為手段，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目的的治書工作。校勘的作用在祛疑、顯真、明微、欣賞、知人，其方式為存真、校異、正訛，其內容則是所校書誤、脫、衍、倒或錯、闕等。作者歸納校勘之法為：比較版本，引用

他書，求諸訓詁，審察文勢，求之義理。作者結合校勘理論，提供了諸多校例。

《誤校七例》

本文認為不通訓詁，不體文情，不察文脉，不諳文例，不審韻叶，輕信他書，強書就己，為誤校七源。鄭文焯不解宋人軟脚、暖壽、媛女常語，不知軟、暖、媛實為餽之借字，遂妄改周邦彥《漁家傲》“賴有蛾眉媛客，長歌屢勸金杯側”為“媛客”，就是不通訓詁、不察文脉、輕信他書之弊。

作者認為整理古籍重在還其本貌，不能僅僅滿足於文從字順。校訂、解釋，應立論有據，而忌隨意立說。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博覽群書。數十年來，作者身體力行，樂此不疲，校釋之作甚夥，尤以子部集部為最。如《淮南子校記》、《讀〈論衡集解〉》、《讀〈論衡校釋〉》、《〈墨子閒詁〉述略》、《經微室〈商子〉校本跋》、《讀〈韓非子集解〉》、《〈淮南鴻烈·原道〉補疏》、《讀〈山海經校注〉偶記》、《讀〈劉知遠諸宮調〉》、《〈補全唐詩〉校記》、《〈敦煌變文集〉校記錄略》、《〈敦煌曲子詞集〉校議》、《大鶴山人校本〈清真集〉箋記》、《〈梨園按試樂府新聲〉校記》等。

1994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將上述二類論文，編成《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論叢》中關於文字訓詁學的，還有《讀〈說文解字注〉》、《讀〈說文句讀〉》、《讀〈說文通訓定聲〉》、《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詞義釋林》、《湘西讀字記》。關於古籍校理的，還有《讀〈呂氏春秋〉》、《讀〈漢書補注〉》、《讀〈文選〉筆記》、《柳集箋校》等。

三、辭書編纂之屬

《辭書三議》

本文是作者結合《辭海》修訂得失，為《漢語大詞典》發軔而作。“三議”為會通、逸義、辨證。會通，即綜合語詞與語詞間內容（意義）和形式（用字）上的本質特點，進而揭示語義之內部聯繫。逸義指辭書漏略的語詞義項。舊辭書漏義現象屢見不鮮。大型辭書必求詞義完備，尤應以搜求逸義為要事。辨證指為避免與糾正辭書編寫中訓義、引據、注音之誤，就必須對古書中紕繆加以辨證。呂叔湘對此文極為贊同，認為“此文所提三點，實大詞典成敗所繫”。

《論辭書的書證及體現詞彙源流的問題》

本文認為書證的主要作用在於證明詞語的意義或用法，對不少辭書編寫者以為羅列不同時代文獻中同一詞語的書證便能體現詞彙源流的觀點提出質疑。詞彙源流錯綜複雜，或衆源匯為一流，或一派生衆流，決非一成不變。辭書體現詞彙源流目前應做到：以本義、引申義、比喻借代義次序分列義項；說明外來語由來；舉出成語、典故的根源或其變體；說明語詞通借。作者還提出了辭書進一步反映詞彙源流的新構想：說明因時有古今而造成的詞語同實異名嬗變或同詞異字遞變；追溯語源，歸納詞族；方言證古和古義證方言。

在辭書編纂理論方面的重要論述，尚有《辭書涉議二題》、《說“通”》等。他的辭書編纂理論，在《漢語大詞典》、《辭海〈語詞分冊〉》、《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4 年出